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羽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錢女真

女真錢氏二姊妹依陶居誦黃庭經即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碧桃紫萼蒲焉其姊尋披白

練衣得道入洞及妹至洞已蓋矣宋太宗淳化五年巡檢夏侯嘉貞與建隆道士五人往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莫測淺深一廳吏深入過道士與林擒一枚食之遂絕粒田霖有詩板在焉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鄉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高雲片尚如飛白練泉聲猶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舊浦紫留與人間作話評

曹文姬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妙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宿習也及笄姿貌絕倫尤工翰墨自筮疏外至於羅綺隱戶可書處必書之日數萬字人號為書仙筆力為關中第一當時工書周郎中越馬監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官商則曰此

賤事吾豈樂為之哉惟墨池筆家使吾老於其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傑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之為偶者不可勝計女曰皆非吾偶也欲偶吾者可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絕辭麗語日馳數百女悉無意有岷

山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樓梧而魚躍淵物各有所歸爾遂以詩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熏骨膩霞衣曾惹御爐煙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邪吾願事之幸勿他顧家不能抑遂以為偶自此春朝夕夫婦相同微吟小酌以說一時之景如是五歲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虬吟畢嘆曰吾本天上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又謂任曰子亦先世得道仙人謫於人世吾於子有宿緣故吾得託於子今日當偕行矣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奉文降

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毋緩家人曰長吉唐之才人迄今三百年矣焉有此說必妖也女笑曰非爾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爾女與任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但見雲霞燦燦鸞鶴繚繞于時觀者為許以其所居地為書仙里宋仁宗慶曆四年甲申作記

趙仙姑

趙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家居鄉下年十二因隨眾摘茶行未數里仙姑失伴又行里餘視眾峯岩尤羨泉石清漱花木相倚岩鳥好音煙霞去來有一人行於其中殊遇也目星弁銖衣視仙姑而笑仙姑意其可居此因再拜求度願侍中几髻仙曰汝未可居此速來必餒也因袖間出一桃令姑食之復曰汝若能食盡他日必當飛昇不然且居地中也仙姑啖之但能食其半因懷其半欲以為親其仙曰汝可疾歸毋久留此仙姑因還母兄曰汝去何久也詢之則逾月矣仙姑自茲不食但果食暨水而已往往不喜與俗人語

話終日促膝靜坐默然不言母兄知其異乃
 建竹間以居之仙姑惟兄嫂同居其所居間
 至夜往往有人語話聲其兄一日登閣竊聽
 則見仙姑與一長髯秀目星弁銖衣相對而
 語仙姑呼長髯為仙翁因曰前日約下顧何
 事爽期仙翁曰適會符下當行雨彭蠡澤一
 千三百里雨三尺一夕要足以大暑一龍恐
 不足乃召弟子輩六人分道而去呼雲召龍
 驅雷走電故其事乃集是以爽前夕之約語
 方已復曰汝兄母竊聽玄言恐泄天機吾今
 去矣惟見白光透隙而去暨明仙姑謂兄曰
 幸毋再來聽伺恐於兄為不利耳兄曰當不
 復聽但願聞夜來之事既為仙又須行雨乎
 仙姑曰今之得仙未能居於天上者亦有數
 千百人皆在十洲三島名山洞府中積功累
 行方可昇舉或治江湖或主陰府或掌山嶽
 興萬世之利去天下之害救病除患振難扶
 傾拯濟柔弱陰功密施德行潛修非可以一
 端舉但神仙不自矜伐惟恐人知故世人莫
 得與聞兄曰如此則神仙功行何以計之仙

姑曰神仙功行亦有仙宮主之故每歲籍其
 事進於帝所然後第其高下進補仙階矣道
 州知州周廉夫替回閣下道由零陵及見仙
 姑坐中有客風骨甚異顧望尤踞不揖廉夫
 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
 簡傲若此仙姑曰此乃呂仙翁也廉夫急遣
 人追之已不見矣仙姑曰仙翁意欲往何所
 即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已千里廉夫因問仙
 姑曰仙翁今往何處仙姑曰望曰仙翁已在
 荆南府矣又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仙姑曰
 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
 鈞至潭至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
 客設供潭州李正臣多為遊商往來江湖間
 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塊時轉動於腹中即
 痛不可忍首術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見仙姑
 仙姑曰子之妻常殺有孕婢今腹中乃其寃
 也正臣求術救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寃
 對不可救也其腹塊後寃大或極痛楚復圻
 而死正臣視妻腹中乃有一女子身體間尚
 有鞭撻痕焉好事者時時往問 過皆有

驗湘東士人翁然稱神會楊公作憲按行近
 郡至永聞之甚愜公剛正者也乃鎖扁封號
 其間而去月餘復還開閣則仙姑貌如故公
 亦頗信無復害仙姑意滕子京謫守岳陽一
 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謝仙火
 三字存焉字體怪異公命摸字於廳壁使人
 往問仙姑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第二
 人好以鈇筆書字其身各長三尺丁晉公之
 南還道出永往見仙姑曰能復迴乎仙姑曰
 復迴再見聖人乎仙姑即不答後果如仙姑
 言狄右相之南征過永見仙姑曰奉詔討賊
 願知勝負今破賊乎仙姑曰賊必破曰能獲
 其光首乎仙姑即不答後悉如仙姑言凡有
 事過永者無不見仙姑問休咎一日仙姑謂
 其兄嫂曰天地不先以禍福示人慮泄機也
 今賓客盈門問事既不可拒即將告之是泄
 天地之隱秘也寧免獲譴於上吾將有所往
 矣乃沐浴冠服端坐而化令其真身猶存閣
 上

鄭仙姑

鄭仙姑徽州人也父八郎學道仙姑自幼惟與父居一間上客至父見之間下姑捧茶與湯而下率以為常人未嘗見其間上有炊火父死殮檢中不葬曰吾父非死也仙姑初不出郭門而或有見於百里外者所居屋歲久朽敗秋大風雨一夕屋仆傍側大驚人疑其壓死矣且往視之有一木椅榻上得不壓而仙姑尚未寤也蘇轍子由為績溪令見之云年已八十尚處子子由曰室家人理之常姑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詰其故曰此經元始所說元始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用子由曰安有人能出天地外乎曰道乃爾子由曰道何與乃事曰我身何者非道子由心異之翌日設饌禮致仙姑既至畢能飲酒食葷子由徐問以養生之事曰君器敗矣難以成道子由因就質導引諸方皆曰非是但當養成嬰兒爾子由曰嘗有見姑於百里外者豈非嬰兒往邪姑笑而不答其後不知所終

劉妍

仙姑劉妍代州妓女也宋哲宗紹聖中有老姥至其門旬錢其家延之為設食食已姥謂曰汝甘心在是乎曷不從我去我將誨汝道仙姑許之告其母曰大人索中裝直萬金又有他女可奉養乞我去學道母不從即斷髮披布衣徑入太行山居庵廬日出乞食如是數年一日忽辭常所往乞食者曰久涸若等翌日吾行矣人如期往而視之見火發其庵廬仙姑跌坐火中而化世以為火解云

虞真人

虞真人本女流遊燕人不食鹽終南山士大夫多敬之宋徽宗崇寧初首於茅山詔劉混康海陵詔徐神翁終南詔虞真人弋陽詔張虛靜曰集秘殿講究道妙

莫州女

莫州任丘縣境有涪灤市積魚如阜宋徽宗大觀中有貧女不知所從來常居叢祠中晨入市鬻魚跳而燒香之他不見有所食也或予之衣則以刀裂壞人近之輒詬罵甚者以刀刺傷以故莫敢近者其妾娟好膚理凝脂

州兵始萌意犯之忽見其座有大蟒懼而却走回視則座為竇蓮華貧女曰吾不可居此矣俄不知所在

于仙姑

于仙姑鳳翔人也始其家業淪茶居閭閻之仙姑雖小家女少獨喜潔清不肉食日誦老子書父母子之錢輒儲之以市藥膏散積紐為衣施旬者無幾何於藥積中得道家噓呵四吹噓之說行之久乃辟穀年十四不肯嫁傍近女子好神仙者爭來謁仙姑一日相與媒田華山有石室其深有玉函中貯丹方往聞人數求之手拊玉函而不能啓殆上清寶章非有道者不可往吾觀于氏女學道不嫁已能辟穀意者可以啓玉函焉遂往請仙姑仙姑許諾諸女子共俟其傍仙姑既入果見玉函發之而得大洞經懼為衆所奪出告其衆曰識有之吾不能啓也衆悵悵云仙姑還家讀其經夙夜如其方遂得度世煉形之法能行於烹籠上或時卧橫中累月其徒開視之皆凝塵也仙姑徐振衣而起宋徽宗聞

之召至東都錫真人號且賜詩曰身是三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欽宗靖康初語其徒曰吾將逝矣後六十年當還已而遂化其徒遵其言為大棺兩傍通達置終南山谷人知之觀者狎至閱數月仙姑忽起語其徒曰吾戒汝毋使衆觀之今云何如是汝至穿墳深二十尺置吾棺其徒既穿已仙姑即卧棺中命其徒瘞之曰衆復能撓我乎世傳有向湍者得其道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也莫詳其所以得道者人有疾仙姑輒對坐瞑目潛為布氣攻之疾者俄覺其臆溫溫然發紅火色已而嗚聲如雷雖沈痼者無不愈一時貴人多敬慕之宋徽宗嘗召至東都其後不知所之

徐道生

徐道生山陽軍婦也後入神光觀為道士開徐神翁在海陵即往事之從容問神翁曰人之軀朽穢集成爾而古有白日昇天有審能如是耶神翁曰吾聞太行山有換骨岩將經

舉者先往換骨然後乃得登上清列仙籍也道生既得神翁語後即求換骨岩而觀焉至則峯頂崇岫殆不可陟道生志堅決雖委命不憚乃援葛藟蹈不測徑抵其危巖果有大屋梁梁四周有仙人鎖子骨千餘跌坐廡下道生以熏陸香各納之喙中而歸自是去不知所之

陳瓊玉

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縣人年十七一日遊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瓊五行水上越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妻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送者悟從此絕粒更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屢滿宋徽宗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號妙靜鍊師對訖即乞還山復賜有與郭紫師所居前面萬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政和中邑宰何庭堅贈詩曰絕粒棲神是幾年閉關於日更偷然高峯然與麻姑奕妙法親從婺女傳功行素超三界

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幾仙人贈詩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不下數千首多預言人休咎其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恐泄天機故託風花雪月為詠而吉凶寓其中耳非特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尉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適官錢五世不孝奸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天屬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凡事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仙大抵勉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後不知其所終

吳氏

妙明真人吳氏句容縣士人女也幼遇異人得訣修煉不食雖水亦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館之蔡京第京贈之詩有姑射神仙猶欲露龜臺王母未忘桃之句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役他往人或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去纔經旬決即有金人之禍真人

肌膚明秀語論歷歷可聽未嘗觀警實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惠州羅浮

武元照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如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異之疑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乃快不快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乃笞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陞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世三紀復來汝歸休糧素俗修道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真人印俾治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為兒絕烟事俾遂乃志自是獨居靜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速近奔漆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粮至中途從者餒但市挑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挑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

心法治人疾舍傍別園建層樓國人告有駢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春荷獨宿於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趨之歸曰幼女繫空巾如物羈靡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中家人亦恐致書招元照元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元照攜之宿樓上越三晝夜成無所睹女亦泰然韓子康太尉公商官輩下當自書章擬奏于天遂遭遇太上與運事人無知者邀元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靜無觀幸批答云謹守千二日辦曹賞厥功後皆應如元照言韓自勿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伸元照為按摩覺腰間如火熱又摩其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臨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呼而出值元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元照及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髻首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

真官符起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榻留元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元照往諸婢雜立元照獨視孕者皆嘆曰爾宿生為燕夫掌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中食五藏盡乃已急白玉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贈以金縷不受復如韓氏留歲欲歸止之不可嘆息而別曰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旦日事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元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元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人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曰云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也

孫仙姑

仙姑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東族孫忠翊之幼女也金太祖天輔二年戊戌春母夢七鶴魁魁舞于家庭一鶴漸入于懷覺而

有娠至三年己亥正月五日乃生生而聰慧
柔淑真懿之態擬乎自然擇配之時父忠明
聞煉師無夢讚焉且甫有真仙之材遂妻之
而生三子咸教以義方宜甫以家鉅富常濟
人貧乏仙姑必承順而輔之世宗太定七年

丁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
道構全真庵以居之夫婦敬之若神事之苦
君嘗畫一枯體志期夫婦之從化題之以頌
云堪笑人人憂裏愁我今須畫一骷髏生前
只會貪寬葉不到如斯不肯休仙姑始然未
純信是冬祖師誓鎖庵百日約五日一食宜
甫親為供送屢示神變權以化之十四極於
地獄警三業之為愆十度十以交梨示九丹
之妙用又賜之以芋栗告之以道成以見其
留連貨產之汨沒始終不悟一日見祖師大
辟徑造其宅卧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
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
師與子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至家開鎖
其室已空窺所鎖之庵祖師睡正濃矣姑始
生敬信又一日祖師復畫天堂一軸示之曰

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己丑夏四月郡
人周伯通捨宅為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
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絕萬緣詣堂以
期開度是旦祖師遂丹陽出堂姑至今燒誓
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仍贈以詩

云分黎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其
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
街乞化令別作庵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
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汴梁
翌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柩於
終南劉蔣乃祖師結庵之地裏事既終丹陽
持服守墳尸居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
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
沙以寄姑姑致禮遙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
東遷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按進士
王宇作姑銘序云風仙姑始自皇統關西來
寓東周不顯姓氏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語音
較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鬢頭以穢污
身而速世魔畫則得狂於塵市夜則棲泊於
荒祠不起愛憎不言非是無為淡泊任性自

然蓋內修仙道外隱仙踪而能信口放言以
暢玄旨有云綠葉漫天長黃花滿地開千里
覓不得萬里捉將來又曰油盡蓋乾燈自滅
隨風却見剔燈人若此語言不可殫錄仙姑
至洛陽依而居焉風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

姑居下洞已居上洞常積磚石於前凡男子
過下洞者必以磚石擊之而外魔不能作障
加之訓獎則六年道成行化度人而歸向者
甚眾嘗作卜筮子示眾云握固披衣候水火
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
頻頻委自飲醍醐酒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
丹砂就二十二年壬寅季冬晦日忽謂門弟
子曰師真有命當赴瑤池期即至矣遂沐浴
更衣問曰左右以天道時刻對曰午刻矣命
具紙筆寫頌以遺世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
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
歸寧海書畢跣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風散漫
瑞氣氤氳竟日不散時丹陽居寧海環堵中
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
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丹陽

曰吾先歸遂出矣遂大元辛丑春京兆總管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蛇清和宗師偕祖庭諸師泊總管僚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初慶真觀首登仙姑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為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朝命改觀為宮至元己巳正月慶贈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疑仙傳卷上

中下

隱夫

玉簡

撰

朔一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非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為名今以諸傳撰

成三卷目之為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適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醪醪以飲別元臨歧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膏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膏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為膏藥翁人買藥不得則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論者性恬靜好善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膏藥有異常流因其矜衆命之欲問焉膏藥翁既至論家不揖論而反揖一蒼頭論以為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膏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論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種也論因問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地之氣為人即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為姓名也論曰攜一囊藥而治衆病何藥也膏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即體和體和即無病氣不和即體不和即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論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即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